



联合国
大会



1991 10 24 1991

Distr.
GENERAL

A/C.1/46/10
21 October 199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UNITED NATIONS

第四十六届会议
第一委员会
议程项目60

全面彻底裁军

1991年10月18日

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

谨向你转递所附布什总统于1991年9月27日广播的关于他的核武器倡议的讲话。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文件分发为荷。

托马斯·皮克林(签名)

附 件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乔治·布什先生
于1991年9月27日广播的关于他的核武器倡议的讲话

今晚我要同大家谈谈我们的未来,以及今后世世代代的未来。世界以惊人的速度发生了变化,每天都在昨日的墨迹未干之前便又书写了历史崭新的一页。最近,我们见到苏联人民走向民主和自由,摒弃了建立在压迫和恐惧基础上的政府制度。

他们同走在他们之前的东欧人民一样,面临着建立以人权、民主原则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新政治结构的严峻挑战。他们任重而道远。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他们将得到我们的帮助。

但是,这些戏剧性的变化也对我国提出了挑战。我国一贯主张自由和民主。当东欧新当选的领导人在艰难地组建新政府的时候,他们以美国为样板,他们在建设本国自由社会时,以美国的民主原则为样板。连苏联各共和国的领导人都在阅读美国的创建者所写的《联邦同盟文件》,以寻求新的概念和启示。

今天,美国必须一如既往继续发挥领导作用,因为只有它能发挥这种作用。我们一定会这样做。我们还必须鼓舞人们追求持久的和平;我们也一定会做到这一点。现在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急剧的发展采取一些步骤,帮助苏联人民谋求和平与繁荣。

更为重要的是,现在我们可以采取步骤,使世界成为一个比在核时代的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少危险的地方。一年前,我曾阐述过一项美国防卫的新战略,它反映出世界变化中的安全环境。那项战略改变了我们的重点,摆脱了我们40年来时刻不忘的忧虑,即可能爆发全球对抗的前景,转而更多地集中于区域冲突,如不久前我们在波斯湾所面对的冲突。我提出了一项战略概念,其指导思想是,我们有必要在关键地区维持必要的兵力以保持前沿的存在,在发生危机时作出有效反应,维持可信的核威慑力量,并保持在必必要时重建我国军力的国家能力。

目前,我们正在改组美国军队,以体现这项概念。新的基本军队将比目前减少50万兵力,陆军师、空军联队、海军舰艇和战略核力量都将减少。这支新的军队将具有多方面能力,能应付世界各地的各种新旧挑战。

如我刚才所述,使我们得以在一年前调整安全战略的各种变化,已大大加速。苏联在很少或在毫无前兆的情况下入侵西欧的前景,已不再是一种现实的威胁。《华沙条约》已经崩溃。在苏联,主张民主的人已经战胜了意图恢复镇压人民的旧制度的改变。改革者正在着手塑造他们的未来,以更快的速度走向民主的地平线。

目前,克里姆林宫和各共和国的新领导人正在质疑,他们巨大的核武库到底有无必要。现在,苏联的核储存似乎已不是保卫国家安全的工具,而是一种负担。因此,我们现在有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可以改变美国和苏联两国的核姿态。

如果我们和苏联领导人能够采取正确的步骤,有些由我们自己、有些由他们自己、有些由我们共同来采取,我们就能够大大缩减世界核武库。我们可以更有效地阻止核武器的扩散。我们在相互战略关系中更多地依赖防御性措施。我们可以加强稳定,切实减少发生核战争的危险。

现在是抓紧这一机会的时候了。我在与我的高级顾问们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磋商,并在考虑了梅杰首相、密特朗总统、科尔总理和其他盟国领导人的宝贵意见之后,今天我要宣布一系列范围广大的倡议,这些倡议将影响到我们海、陆、空核力量的每一个方面。

今天,我再次会见了我们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我可以告诉各位,他们全心全意赞成我所倡议的每一个步骤。我首先要讲的,是我们40多年来对核力量将会作出最根本改变的一类武器:非战略性武器,或称战区武器。

去年,我取消了美国更新地面发射战区核武器的计划。后来,我们的北约盟国和我们一起宣布,一旦与苏联开始进行关于短程核力量的谈判,盟国方面就会提议相互消除欧洲的所有核炮弹。不过现在开始这种谈判,只会在我们进行漫长谈判的过程中让这些系统继续存在下去。由于上个月发生的事件,现在不仅可以,而且确实需要

采取更迅速、更大胆的行动。

因此,按照我的指示,美国将消除它在全世界的所有地面发射短程核武器,即战区核武器。我们将把我们所有的核炮弹和短程弹道导弹弹头运回国内加以摧毁。

当然,我们将确保在欧洲维持有效的空中发射核能力。这对北约的安全至关重要。同时,我已邀请苏联和我们同走一条路,摧毁他们的所有地面发射战区核武器,不仅是核炮弹和装在短程弹道导弹上的核弹头,还包括美国已不再拥有的核战区系统,如防空导弹的核弹头和核地雷等系统。

由于进一步认识到国际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美国将撤回其水面舰艇和攻击型潜艇上的所有战术核武器,以及供我们的海军陆基飞机使用的那些核武器。这就是说,撤除美国舰艇和潜艇上的所有“战斧”巡航核导弹,以及航空母舰上的核炸弹。

我们的基本底线是,在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舰艇将不再载有战术核武器。这些陆基和海基弹头,许多将被拆除或摧毁。其余的将放在几个集中的地区,以备今后发生危机时之需。

在这方面苏联也很有理由仿照我们的行动,撤除其舰艇和攻击型潜艇上的所有战术核武器,撤回由海军陆基飞机携带的核武器,和摧毁大部分此类武器,并将其余的集合起来放在几个集中的地点。

我敦促他们这样做。

各类核武器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我们的战略武库中的核武器了。戈尔巴乔夫总统和我于今年7月签署的《裁减战略武器条约》,简称“裁武条约”,是将近10年的努力所获的成果。该条约要求进行大幅度,起稳步作用的裁减及有效的核查。

双方迅速予以批准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我还认为,现在是把“裁武条约”当作一个出发点,以进行新的、稳步的变革的适当时机。首先,为进一步减少紧张局势,我命令美国所有战略轰炸机立即解除值勤戒备。作为相应的姿态,我呼吁苏联将其移动式导弹置于使之更为安全和保险的兵营里。

第二,美国将立即解除所有洲际弹道导弹的值勤戒备,根据“裁武条约”,这些

导弹将按计划予以拆除。一旦“裁武条约”获得批准，我们将加速消除这些系统，而不是按“条约”的消减计划，进行整整七年的时间，我呼吁苏联也这样做。

第三，我宣布停止研制移动式“维持和平者”洲际弹道导弹和小型洲际弹道导弹移动部分的计划。小型单弹头洲际弹道导弹将成为我们仅存的洲际弹道导弹现代化的计划，我呼吁苏联人也和我们一样，停止一切研制未来型多弹头洲际弹道导弹的计划，并把洲际弹道导弹现代化计划限制在一种单弹头导弹上。

第四，我撤销了目前为我们的战略轰炸机研制一种可代替短程核攻击导弹的装置的计划。

第五，由于我刚才概述的战略核武器调整计划，美国将精简其指挥和控制程序，从而使我们能更有效地管理战略核力量。

当前的制度是，海军指挥我核威慑力量的潜艇部分，而空军则指挥轰炸机和陆基部分。但随着我们裁减战略力量的进程，作战指挥机构必须尽可能直接指挥。因此，我批准切尼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把这些部队的作战指挥部合并为受一名指挥官领导、由两兵种参加的一个美国战略司令部。

自1970年代以来，美苏核力量中最易受攻击和最不稳定的一直是多弹头洲际弹道导弹。双方都把这些洲际弹道导弹置放在固定的地下发射井内，因此这些导弹比潜艇上的导弹更易受到攻击。我建议美国和苏联采取早日就从各自武库中消除所有多弹头洲际弹道导弹达成协议。在制定了双方均可接受的时间表后，我们就可根据“裁武条约”已订立的程序，迅速着手改装或消除此类系统。

总之，这个行动可去除我们核武库中唯一最不稳定的部分。

不过，要作的事还有很多。美国和苏联并不是唯一两个拥有弹道导弹的国家。现在约有15个国家拥有这种导弹。不消十年功夫，这个数目会增加到20个。

最近波斯湾的冲突明确无误地显示，现在是对这种日益危及世界和平的威胁采取有力行动的时候了。因此，我请苏联领导人和我们一起立即采取具体步骤，在不损害现有威慑力量可信度的情况下，有限度地部署非核防御，以防御有限的弹道导弹攻

击,无论这种攻击来自何方。

我们还将加强努力,遏制核和导弹扩散。这两种努力将相互支援。为了促进合作,美国很快将在弹道导弹早期预警领域提出其他倡议。

最后,我要讨论能够使我们这个世界更加安全的另外一个合作机会。在上个月莫斯科发生政变时,许多美国人问我是否认为苏联核武器受到充分的控制。我并不认为在那几天紧张的时刻美国受核攻击的危险增加了。不过我确实认为在确保安全地处理和拆除苏联的核武器方面还有许多事要做。

因此,我提议开始同苏联讨论探索在三个领域共同进行技术合作:第一,我们应当探索如何进行技术合作,以安全和不影响环境的方式储存、运输、拆除和销毁核弹头。第二,我们应讨论现有的保障核武器本身的安全的各项安排以及如何加强这方面的安排。第三,我们应讨论核指挥和控制安排,以及怎样改进这种安排,进一步预防未经授权使用或意外使用核武器。

我的朋友法国总统密特朗不久前提出了类似的设想。在同盟国进一步磋商,在苏联领导人作好准备之后,我们将开始这方面的努力。

我现在宣布的各项倡议建立在我一年前提出的新的防御战略之上,这项新战略使我们不再把重点放在全球性对抗上面。我们正在就如何执行这方面的许多步骤同盟国协商,这些步骤符合我们在北约的新的冷战后战略和兵力态势。

在我们执行这些新倡议时,我们将密切注视新的苏联领导人如何回应。我们希望我们的果敢倡议将得到苏联方面同样果敢的回应。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会进行进一步的合作。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将丧失一个历史机会。

在任何情况下,任何人都不必怀疑,我们将继续保持必要的力量保护我们自己的安全和盟国的安全并做出必要的反应。

此外,由于区域动荡,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以及我们在海湾冲突期间所看到的那种权欲薰心的暴君的领土野心,使我们必须保持一支强大的军队,以保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并信守我们对盟国的承诺。因此,我们必须执行一项协调的计划,使军队

显著削减但保持充分的能力,既可以增加稳定,又足以使任何潜在的敌人了解,侵略的代价将大于任何可能获得的利益。

我们现在已可安全地采取我今天所宣布的几个步骤,这些步骤的目的,是减少在危机中由于估计错误而造成的危险。但是要想做到这样,我们必须同时努力不懈地继续坚持我们的战略现代化计划中具有同样目标的各个构成部分。我们必须为B-2和战略防御计划拨足充分经费。我们可以促使双方的核姿态发生根本的变化,使其规模小一些,变得更安全、更稳定。但是,美国必须维持现代化的核力量,包括战略三大件,从而确保我们的威慑力量的可信性。

有些人会说,这些倡议可以为各种国内方案带来一笔预算上的意外之财,但是我所追寻的和平红利不是用美元,而是用更大的安全来衡量的。从近期来说,这些步骤有的甚至可能要花更多的钱。我已经提议将美国的国防开支裁减25%;在这样目标远大的计划之下,我们再也不能对我提交国会的国防预算作出任何不明智或者没有根据的裁减了。我相信这会得到国会的支持,从而确保我们有所需的经费来稳妥慎重地调整我们的军事力量,和落实我今晚扼要说明的各项决定。

20年前,当我有幸担任我国驻联合国大使的时候,我有一次谈到联合国的创立者心中所怀的远见,说他们如何梦想见到一个新时代,到那时世界上各大强国将会在和平中互相合作,就如它们过去在战争中结成同盟一样。

今天,我曾经同戈尔巴乔夫总统作了磋商,虽然他还没有时间吸收各种详细内容,不过我相信,苏联的反应很明显将会是积极的。我还同叶利钦总统谈过话,他的反应也是一样——积极而充满希望。现在,苏联人民和他们的领导人可以将他们背上的那个在过去50年来一直威胁着世界和平的危险而又昂贵的核武库重担卸下来了。他们可以与我们一起采取这些激动人心的步骤,迈向一个和平、安全的新世界。

今晚,当我看到民主的戏剧性发展正在全球各地展开之际,也许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那个新世界了。未来要由我们去影响,去塑造成形。我们固然不可以拿未来去赌博,但是更不应白白放弃我们眼前的历史机会。

有人说过：“命运不是偶然的机**会**，而是选择的**结果**；命运不是等来的，而是靠人去实现的。”一贯以来，美国责之所在，需要坚持的一定坚持到底。现在，让人们这样说吧：当命运需要我们去领导的时候，我们领导着全世界走向一个更和平、更充满希望的未来。我们还能送给全世界的儿童一份比这更珍贵的礼物吗？
